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举世无双——字一句都渗透出这个国家清
澈明亮的光辉。

——《每日电讯报》

〔美国〕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著 方华文 译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1319.4
3507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24

〔美国〕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著
方华文 译

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汉英对照 / (美)海明威著;
方华文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6.6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6386-8

I. ①乞… II. ①海… ②方…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8786 号

书 名 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作 者 [美国]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译 者 方华文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邓 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86-8
定 价 4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国人崇拜海明威（哪能不崇拜呢？），因为他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的文风。他是个叫人热血沸腾的钢铁汉子，敢于为正义的事业赴汤蹈火。1937年至1938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1942年，德国潜艇击沉了多艘美国运货船。美国海军还未从珍珠港大战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所以不得不让一些民间志愿者开着他们自己的私人游艇去巡逻海岸。这些志愿者被称为“烂污海军”。他们只是进行简单的巡逻，然后通过无线电将海下的情况报告给岸上的军方。海明威以船长自称，开始在古巴海岸巡逻，一心希望看到一艘德国潜艇，然后用汤普森机枪和手榴弹将其击沉。他召集了一群“杂牌军”，其中包括巴斯克回力球球员和百万富翁等。诺曼底登陆海明威也参加了，但军方认为他这个大人物不能受一丝一毫的损失，所以只允许他待在船上。他们很快就明白海明威可不是一个愿意接受照顾或是听从命令的人。在跟随第二十二军团行进过程中，海明威得到军方批准，可在朗布依埃小镇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很快，他便成了一支游击队的头头，他的部下有一个特工、几个法国士兵和几个普通平民，这些人对他唯命是从，恭敬地称呼他为“爸爸”、“上尉”，甚至是“伟大的上尉”。在人们眼中，这支非正规军就是一帮狂热崇拜海明威的匪徒，他们甚至模仿海明威的言谈举止和行事风格。随着越来越多平民与法国士兵的加入，海明威

的这支非正规军逐渐扩大至几百人。海明威甚至穿着陆军上校的制服，带领他们多次加入战斗。战争结束两年之际，他被授予一枚铜质奖章。

海明威喜欢这种正义的“血性”，也喜欢“原始性”，他对非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他曾经随狩猎队去非洲，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原始”场面，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本书里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幸福的人生经历》、《乞力马扎罗的雪》和《一段非洲的往事》记载了他当时的见闻和见解。在《一段非洲的往事》里，从一个小男孩戴维的角度出发，海明威表现出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强烈关注，揭示了人类残忍的本性，表达了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美好愿望。小说中的大公象是坚强不屈的人的象征体。这样的形象和海明威在名著《老人与海》中塑造的那个与鲨鱼搏斗的老人，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

海明威虽然作品并不多，但他的小说思想性强，令人回味无穷，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勒德·索普曾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写道：“尽管海明威的小说要隔很长时间才出版一本，但是在了一本新小说出版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在小说出版后几个月还在继续进行。”海明威的作品大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中充溢着美国人所喜欢的“阳刚之气”。正如我国学者于冬云在评论文章中所言：“所谓海明威的文体风格，即赫·欧·贝茨所称道的简洁、干净、含蓄、凝练。这是一种‘绝不矫饰’、‘平易粗放、街头硬汉般的文风’，他尤其擅长用‘那种公牛般的、出于本能的、缺少思想的语言’来陈述他故事中的那些猎人、渔夫、斗牛士、士兵、拳击者的思想和行为。福柯认为，影响和控制语言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现代社会语言学也发现男性语体是一种有力的语体，女性语体则是一种无力的语体。以此标准来重新审视贝茨一再称颂的海明威的文体风格，便不难发现在这种简洁粗硬的文风下掩盖的男性权力的特征。从早期创作开始，海明威就有意识地选择

了这样一种叙事文体，并坚持使用了一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明威的叙事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方式。”

这样的一种文体对欧美大陆当时流行的冗长、繁杂的文风简直就是叛逆和颠覆，在一些大牌评论家的吹捧之下立时犹如一阵狂风席卷大地，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在许多欧美作家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印。海明威所尊奉的是美国建筑师罗德维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趋于精练，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实、含蓄、耐人寻味。海明威写作态度极为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据说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文稿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主张“去掉废话”，在修改时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每一句、每一段落都达到“精益求精”。还有人说，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膝盖被子弹打碎，海明威必须站着写作，久而久之形成了“永远站着”的“强硬”风格，字句也异常简练。自杀前他留下遗言，要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恕我再也不能站起来了”。不管原因如何，反正他惜墨如金，字字句句都是详细推敲的结晶。虽然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他却是开了一代文风的语言艺术大师。

海明威的作品可谓字字珠玑，读者从中吮吸营养，大快朵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第五纵队》、《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等。1954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1961年7月2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他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颗美国文坛巨星的陨落。在这个总统死了都不会哀痛的国家，海明威何以能

令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凭他独特的作品，就凭他那硬汉精神！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纷纷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人们在为这种精神哭泣。

海明威的作品难以翻译，因为他的语言过于“含蓄”和“简练”——阅读原文尚可以“咀嚼”出其中所包含的“精神”，但翻译成其他语言，难免会“缺斤少两”。如此，便不能一味地“直译”，需用艺术的“再创造”方法辅以“意译”——其目的是为了“失真”，让读者通过译文了解“海明威精神”，了解那动人魂魄的故事情节。有人说海明威作品中的词句过于“刚硬”，而“刚硬”则易折，即破碎成许许多多的“节”。翻译时应该掌握好“火候”，既要还原其“硬汉风格”，还要让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海明威。译者已“绞尽脑汁”，但愿不“亵渎”海明威，不辜负读者热切的希望！

方华文

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5年11月3日

目 录

译 序·····	1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幸福的人生经历·····	1
世界之都·····	38
乞力马扎罗的雪·····	52
桥头旁边的老人·····	81
在密歇根州北部·····	84
印第安人营地·····	90
三日狂风·····	95
拳击手·····	108
艾略特夫妇·····	119
雨中的猫·····	123
“双心”大河（第一部）·····	127
“双心”大河（第二部）·····	137
暴风雨过后·····	148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154

世界之光明·····	160
愿诸位快乐，先生们·····	169
你们决不愿这样·····	175
向瑞士致敬·····	189
等死日·····	204
关于亡者的博物学研究·····	208
赌徒、修女和收音机·····	217
父亲们和儿子们·····	238
海上的一趟生意·····	251
告发·····	295
忠贞的公牛·····	309
一段非洲的往事·····	312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幸福的人生经历

午饭时间，大家来到帐篷餐厅，坐在双层的绿色篷顶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你们喝酸橙汁还是柠檬汽水？”麦康伯问。

“给我来一杯伏特加杜松子鸡尾酒吧。”罗伯特·威尔逊回话说。

“我也要一杯伏特加杜松子鸡尾酒。我需要喝一杯酒。”麦康伯的妻子说。

“我想是该喝杯酒的。”麦康伯同意妻子的说法，“那就叫他调三杯吧。”

说话间，杂役从帆布冷藏袋里取出几瓶酒，已经在调制了。帐篷遮蔽在林间，一阵风穿过树林吹来，使酒瓶上凝结出一层水珠。

“应该给他们多少钱？”麦康伯问。

“一英镑就不少了，”威尔逊说，“可别把他们给惯坏了。”

“他们的头头会把钱分下去吧？”

“当然会的。”

半个小时前，弗朗西斯·麦康伯得意扬扬地被厨子、贴身杂役、剥皮工^①以及脚夫用胳膊抬、用肩扛，从营地的边缘送到了他的帐篷。这次游行，扛枪的杂役没有参加。那些土著人把他送到帐篷前，将他放下，接着他跟大伙儿一一握手，接受他们的祝贺。之后，他进入帐篷坐在床上，直至他的妻子走了进来。妻子进来，却没有和他说话。他起身离开了帐篷，在外边的便携式盥洗盆里洗了把脸和手，

① 打猎时，专门负责剥兽皮的人。

随即便去了餐厅帐篷，在一把舒适的帆布椅子上落座，于林荫之中吹着习习的微风。

“你算是猎到了狮子，”罗伯特·威尔逊对他说道，“而且是一头非常棒的狮子哩。”

麦康伯夫人飞快地瞥了威尔逊一眼。她有着沉鱼落雁的容貌，而且保养得很好。五年前，凭着姿色和社会地位，她拿几张照片为一款自己从未用过的美容产品做广告，获得了五千块钱的酬金。她嫁给弗朗西斯·麦康伯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

“那头狮子很不错，是不是？”麦康伯说。此时，他的妻子正看着他。麦康伯夫人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个男人，那样子好像是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似的。

这个威尔逊，是位白人猎手，她觉得自己以前从未仔细看过他。他看上去中等身材，沙色头发，胡子拉碴，一张通红的脸，蓝眼睛冰冷冷的，眼角罩着细细的白色皱纹，一笑那皱纹便成了一道道深沟。此时，他正冲着她笑哩。她将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看他那穿着宽松束腰外衣的溜肩膀——外衣上原该有个左胸兜的，却被几个环套所取代，环套里有四个大弹药夹。接着，她便看他那棕褐色的大手、旧旧的宽松长裤以及脏兮兮的靴子，最后又将目光收回来看看他的红脸。她注意到那张被阳光烤红的脸上有一圈白线，那是戴斯泰森毡帽留下的印迹（此时，那顶毡帽挂在帐篷支柱的钉子上）。

“好，咱们为那头狮子干杯。”罗伯特·威尔逊说，他又冲着她笑了笑。而对方没有笑，却在看她的丈夫，眼神有些古怪。

弗朗西斯·麦康伯个子特别高，如果不计较骨骼的长短，身材算是非常匀称的了，黑黑的肤色，寸头，头发剪得很短，像个桨手，两片嘴唇薄薄的，可以说是一表人才。他和威尔逊一样，穿的都是狩猎队的服装，只不过他的衣服簇新。他今年三十五岁，身体相当强健，擅长球类运动，钓过许多大鱼，而刚才却当着众人的面暴露出自己是胆小鬼。

“为那头狮子干杯。”他说道，“对于你的付出，我感激不尽。”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把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又转向了威尔逊。

“那头狮子咱们就不谈了。”她说道。

威尔逊看了看她，这次没笑，而她却冲他笑了笑。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日子，”她说道，“中午即便在帐篷里，是不是也该把帽子戴上？这可是你告诉我的。”

“戴倒是可以戴的。”威尔逊说。

“要知道，你有一张非常红的脸，威尔逊先生。”她说完，又嫣然一笑。

“喝酒喝的。”威尔逊说。

“恐怕不是的。”她说，“弗朗西斯也经常手不离杯，但他的脸从来就没有红过。”

“今天红了呀。”麦康伯想开个玩笑，于是这样说道。

“不对，”玛格丽特说，“今天红脸的是我。要说威尔逊先生，他的脸历来都是红的。”

“这八成是人种的关系吧。”威尔逊说，“喂，你不会再想拿我英俊的外表做话题吧？”

“我这只是开了个头。”

“这个咱们就不谈了。”威尔逊说。

“大家谈谈话怎么就这么难。”玛格丽特说。

“别说傻话，玛戈^①。”她丈夫说。

“没什么难的，”威尔逊说，“打到了一头非常棒的狮子呀。”

玛格丽特扫了他们俩一眼，两人看得出她都快要哭了。威尔逊老早就注意到了，这让他感到担心。麦康伯倒是坦然，已经并不为之感到担心了。

“真希望这件事就没有发生过。唉，真希望这件事就没有发生

① 玛格丽特的爱称。

过。”她边说边到自己的帐篷去了。她没有哭出声，但他们看到她那裹在玫瑰色防晒衬衣中的肩膀在抖动。

“女人动不动就伤感。”威尔逊对那位高个子丈夫说，“不会出什么事的。只是精神紧张，接触到的事情多了些罢了。”

“没什么，”麦康伯说，“我想我的后半生都得忍耐了。”

“胡说什么呀。来，为精彩的猎杀干杯。”威尔逊说，“该忘的就忘掉它，没什么可遗憾的。”

“试试吧。”麦康伯说，“不过，对于你的帮助，我是不会忘的。”

“没什么，”威尔逊说，“都是不着边的话。”

两人坐在树荫里说着话。他们的营地设在几棵浓荫似盖的洋槐树下，背后是巨石高耸的悬崖，前面有一片草地一直延伸向一条小溪边，溪水里净是石头，过了小溪就是森林。杂役摆饭桌的时候，他们喝着刚冰镇好的酸橙汁，尽量不去看对方的眼睛。威尔逊看得出，杂役们全都知道实情了。麦康伯的贴身杂役一边把饭菜摆上饭桌，一边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主人。威尔逊见状，用斯瓦希里语呵斥了一声。那杂役一脸的茫然，转身走了。

“你对他说了什么？”麦康伯问。

“没什么。只是让他识相些，不然就没他好果子吃，给他狠狠来上十五下。”

“十五下什么？鞭打吗？”

“鞭打完全是非法的。”威尔逊说，“仅仅允许扣他们的工钱。”

“你是不是还用鞭打惩罚他们？”

“哦，是的。假如他们选择去告状，很可能会祸起萧墙。可是，他们不会告我的，情愿挨鞭子，也不愿被扣工钱。”

“真是咄咄怪事！”麦康伯说。

“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威尔逊说，“你会怎么做？是愿意被桦条狠狠抽打一顿，还是拿不到工钱？”

话刚一出口，他就感到挺难为情的，于是没等麦康伯回话，又

急忙说：“要知道，每一天每一日人人都在挨鞭子，不是这种鞭子，就是那种鞭子。”

这话也没让情况好到哪儿去。他心想：“上帝呀，我都成了个玩外交辞令的人了！”

“不错，是都在挨鞭子。”麦康伯说，眼睛仍然没有朝着他看，“对于猎狮子这件事，我感到十分遗憾。这件事到此为止，不应该再张扬了吧？我的意思是不让他们任何人知道此事，好吗？”

“你是说我会马赛卡俱乐部谈起此事？”威尔逊冷冷地望着他。真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猜忌人。他心中暗想，麦康伯不仅是个可恶的懦夫，还是个该死的下流种。在这之前，他竟然还十分喜欢麦康伯哩。美国人真是叫人捉摸不透呀！

“不会的。”威尔逊说，“我是个职业猎手。对于主顾，我们是闭口不谈的。你尽管放心好啦。不过，听到别人提出要求，叫我们闭嘴，挺不是滋味的。”

他决定就此来个了断，那样处境会容易得多。他照样吃饭（独自一人吃饭），可以边吃饭边看书。让那两口子吃他们自己的。他会公事公办，照样陪他们把打猎进行到底。法国人把这叫什么来着？体面的尊重！那样一来，比这样陷于情感旋涡里利落得多。他将羞辱羞辱对方，给他来个一刀两断。那时，他可以吃吃东西、看看书，而对方的威士忌他照喝不误。打猎时出现不愉快的情况，一般都说这种话。遇见一位白人猎手，你问他：“情况怎么样呀？”如果他说“他们的威士忌我照喝不误”，那你就知道情况糟透了。

“对不起。”麦康伯说，一边抬起他那张美国脸望着他——那张脸就是到了中年也会青春焕发。威尔逊注意到他留着桨手那样的寸头，一双眼睛漂漂亮亮（只是目光有些躲闪），端正的鼻子，薄嘴唇，下巴很好看。“对不起，我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有许多规矩我都是不知道的。”

威尔逊心里真不知怎么才好了。他已经决定跟对方彻底翻脸了，

可是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刚刚侮辱了他，现在又向他表示歉意了。他只好再做做尝试，把关系缓一缓。“别担心我会张扬此事，”他说道，“我得有碗饭吃呀。要知道，在非洲，就是女人也能猎杀狮子，没有一个白人会见了狮子就跑。”

“我是跑了，像只兔子撒腿就跑。”麦康伯说。

威尔逊心里没了谱，遇到这么一个会说软话的家伙，真不知该怎么应付了。

威尔逊用他的那双机枪手的坚毅的蓝眼睛看了看麦康伯，而对方冲他莞尔一笑。假如你注意不到他自尊心受损时所表现出来的眼神，可以说他的微笑令人心情愉悦。

“也许打野牛时，我可以做一弥补。”他说，“接下来就要去打野牛了，对不对？”

“如果你愿意，咱们明天早晨去。”威尔逊说道。也许，他刚才的想法是错的。这样想的确是个应付局面的方法。对于美国人，你是捉摸不透的，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现象。此刻，他的天平又倒向了麦康伯。今天早晨的事能忘就忘了吧。可是，那样的事是想忘也忘不了的。今天早晨简直倒了血霉。

“哦，太太来了！”他说道。只见玛格丽特袅袅婷婷从她的帐篷走了过来，显得精神焕发、情绪高涨，可爱极了。她有一张无可挑剔的鹅蛋脸，简直完美极了，叫你甚至会以为她是个头脑愚蠢的花瓶。不过，威尔逊觉得她不蠢，一点也不蠢。

“怎么样，英俊的大红脸威尔逊先生？我的宝贝弗朗西斯，感觉好些了吧？”

“哦，感觉好多了。”麦康伯说。

“这件事我全都想透了。”她边说边在桌旁坐了下来，“弗朗西斯是不是擅长于猎狮，那又有多大关系呢？他又不是吃这碗饭的。那是威尔逊先生的行当。在打猎方面，威尔逊先生的确是得心应手。你是什么样的动物都猎杀，对不对？”

“哦，是什么样的猎物都行。”威尔逊说，“什么样的动物都猎杀。”他心里在想，这种女人是天下最强硬、最无情、最具掠夺性，也是最富于魅力的女人；随着她们强硬起来，她们的丈夫就会变成脓包，或者被折磨得发疯。难道她们在选择丈夫时，专拣软柿子捏？可是，结婚时年轻，不会这么有心计呀！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完成了关于美国女人方面的教育，意识到眼前的这个是极具吸引力的女人。

“我们明天早晨去打野牛。”他对她说道。

“我也去。”她说。

“不行，你不能去。”

“行的，我能去。弗朗西斯，你说呢？”

“留在营地里不好吗？”

“那是绝对不行的。”她说，“像今天的这种场面，我是绝对不愿错过的。”

威尔逊心想，她刚才走开，躲到一边去哭的时候，看上去女人味十足，像是懂事、体贴，为丈夫以及自己感到痛心，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二十分钟后返回就变了样，又涂抹上了一层美国女人的那种狠心肠的彩釉。这种女人真是可怕，简直太可怕了。

“明天我们为你再来一场表演。”弗朗西斯·麦康伯说。

“你还是不要去了。”威尔逊说。

“你这样阻拦是不对的。”她说道，“我还想再看你表演一次呢。你今天早晨的表演很精彩哟。如果说把野兽的脑袋打得稀巴烂也可以算是精彩的话。”

“该吃饭了。”威尔逊说，“你挺高兴的，是不是？”

“为什么不呢？我来这儿又不是找烦恼的。”

“哦，没什么可烦恼的。”威尔逊说。放眼望去，他可以看得到河水里的大石头以及树影婆娑的高高的河岸。看着看着，他又想起了今天早晨的事情。

“是啊，没什么可烦恼的。”她说，“一切都很好。明天也是个好日子。对于明天，你都不知道我是怎样期盼呢。”

“这道菜是大羚羊肉。”威尔逊说。

“大羚羊的个头像牛一样，跑起来像野兔，对不对？”

“我觉得你描绘得很生动。”威尔逊说。

“大羚羊的肉是很好吃的。”麦康伯说。

“羚羊是你打到的吧，弗朗西斯？”她问。

“是的。”

“这种动物不危险吧？”

“只要别让它们扑到你身上就行。”威尔逊说。

“真叫人高兴。”

“能不能收敛一些，别轻飘飘的，玛戈。”麦康伯说，一边从大羚羊肉排上切下一片来，用叉子朝下将肉叉住，往上涂抹土豆泥、肉汁以及胡萝卜丁。

“既然你把话说得这么漂亮，我想我是可以做得到的。”她说。

“今晚喝上一杯，为那头狮子干杯。”威尔逊说，“中午的天气有点太热。”

“啊，那头狮子，”玛格丽特说，“你不提我都忘了！”

罗伯特·威尔逊觉得她话里夹枪带棒。或者说她这是在演戏给人看。当一个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可恶的懦夫时，你说她会怎么样呢？这娘们真够狠心的。不过，女人不是都狠心么？当然，为了掌握控制权，有时候就得狠心。话虽这么说，狠毒心肠还是叫人受不了的。

“再吃点羚羊肉！”他客客气气地对她说。

当天下午晚一些的时候，威尔逊和麦康伯乘车出去了。同行的有土著汽车司机以及两个扛枪的人。麦康伯夫人留在了营地，因为天气太热，她出不了门。她说明天一大早随他们出行。汽车启动时，威尔逊看见她站在那棵大树下，身穿她的那件淡淡的玫瑰色卡